

这些孩子都背负父母婚姻的沉重——

特殊的留守儿童：当越南妈妈出逃后

文、图：今日女报/凤凰网记者 李诗韵

留守儿童，这是一个我们并不陌生的群体，一直以来，全社会都在呼吁给孩子们更多关爱；越南新娘，也是近年来屡见报端的一个特殊群体，“越南新娘出逃”，曾经触动了不少中国人的神经——然而，当两者结合起来，带来的却是另一份悲情与心酸。

也许你无法想象，在距离湖南省会长沙仅四十多公里的浏阳市淳口镇，就有那么一群特殊的“留守儿童”：他们的妈妈全是爸爸从越南“买”回来的；他们的妈妈全都“跑”了——和其他因为父母外出务工而留守农村的孩子不同，他们的妈妈如今杳无踪影。

11月25日，当今日女报/凤凰网记者来到淳口镇鹤源社区西湖幼儿园这个大山旁的留守儿童“避风港”时，已经读小学却仍被迫由幼儿园照顾的曾小可（化名）说：“我的妈妈不要我了。”



扫一扫 关注留守儿童

大山旁的特殊“避风港”

盯着日历，又是一年里的最后一个月。一些明显的变化出现在这个平时不爱说话的8岁男孩曾小可的生活里——自2012年起，他每年的12月都会拿着笔在日历上划，过完一天画一个叉。

再见曾小可，是在浏阳市淳口镇鹤源社区西湖幼儿园里。与其他小朋友不同，曾小可现在已经是上小学二年级的“大朋友”了。只不过，他每天放学都得回到这，与“园长妈妈”生活在一起。

曾小可，淳口镇243个留守儿

童中的一个。但与普通留守儿童不同，他的妈妈是爸爸从越南“买”回来的——而如今，妈妈“出逃”，心灰意冷的父亲也远赴广东打工，深山里的老家只留下病重的爷爷和年幼的他。因为无人照看，“园长妈妈”孔湘敏将他从距幼儿园50公里远的大山里接了出来，一住就是三年多。

西湖幼儿园，就如同一个特殊的“避风港”，照顾对象都是缺少父母关爱的儿童，其中就有“中越混血儿”。

等不回母亲的留守孩子

1年、2年、3年……当一次次期盼化作失望，渐渐长大的曾小可明白：“妈妈不要我了！”

前些年，只要逢年过节，当其他小朋友被妈妈接回家时，曾小可都会大发脾气，哭着闹着向园长孔湘敏要妈妈。“不管我怎么安慰，他都坚持搬着板凳坐在幼儿园大门口，一等就是一整天。”后来，曾小可有了变化——“不记得从哪一年起，他再也不问妈妈的事情，好像这个角色从他心里消失了。”

直到去年春节，曾红艳无意中翻到的一封信，让她心痛不已——“我妈妈是个骗子，她不要我了！只有姑姑和园长妈妈爱我！”曾红艳说，这就是孩子心里的秘密，“他很坚强，自己在面对现实。”

不过，这样的坚强在曾红艳看来并非好事。自从上小学后，一直乖巧懂事的曾小可却越来越叛逆，不爱表达情绪，甚至学着说谎。有一次，就因为同学问了曾小可有关妈妈的事，曾小可就跟人大打出手。

“妈妈”成了曾小可的禁忌，也成了西湖幼儿园里缺乏母爱的孩子共同关上的“心



围坐在孔湘敏身边的，全部都是因为妈妈不辞而别、父亲外出打工，而被迫不论年龄大小统一寄养在幼儿园的留守儿童。

越南妈妈“出逃”

“剩女在城市，光棍留农村。”尽管离省会长沙只有四十多公里，但浏阳市淳口镇的青年男子却面临着尴尬的“光棍危机”。于是，当“越南新娘”在全国各地的农村兴起时，一批从越南远嫁而来的姑娘也成了当地男子解决婚姻问题的“救命稻草”。

曾小可的母亲就是一名“越南新娘”。

“曾小可的爸爸四十多岁了，他妈妈嫁过来时才18岁。”曾小可的姑姑曾红艳是哥哥曾韬（化名）与越南嫂子阿芬的“见证人”。2008年，眼见四十多岁的哥哥还没讨到老婆，曾红艳听了姨妈的建议，劝哥哥向表哥“学习”，“花点钱去越南‘买’一个”。

表哥是浏阳市龙伏镇人，跟曾韬一样，也是村里有名的“大龄光棍”。后经中间人介绍，他花了5万多元钱从越南“买”了个老婆，全家开心极了。

或是有了表哥的经验，又有妹妹的鼓励，曾韬动了心。尽管家境贫寒，但他东拼西凑了8万元后，中间人带他去了趟越南，并挑回了年轻漂亮的新娘阿芬。

“人回来后马上就领证了。”曾红艳回忆，2008年结婚后，阿芬很快就生下了儿子曾小可，“那是我哥最开心的两年，他们夫妻俩一起外出打工，孩子由我在家抚养。”

但好景不长。逐渐熟悉中国大环境的阿芬思想愈发成熟，不满农村贫困生活的她开始了抱怨。

“她不愿意继续打工，就回到浏阳跟我住。”曾红艳说，当家才知柴米贵，“嫂子总念叨着缺钱，也看不起赚钱少的丈夫。”

2012年，隔壁龙伏镇不断传出



曾小可经常站在幼儿园的操场发呆，而围墙背后，便是家的方向。

越南新娘跑了的消息。紧接着，曾韬表哥的越南妻子突然离开。还没等曾韬有所警觉，同年11月初，阿芬趁他熟睡，居然也拎着行李走了——她留下了4岁的儿子，却将曾韬两万多元的务工存款带走了。

阿芬走后，曾韬每天喝得烂醉。稍稍懂事的曾小可哭着问姑姑曾红艳：“我妈妈去哪儿了？”曾红艳不敢掉泪，瞒着他：“妈妈回娘家看外婆了，过年就会回家。”

就这样，曾小可养成了习惯，每年12月都会数日历，盼着、等着，希望妈妈回来。

虽然烦闷，但曾韬还得养家，便回到广东继续打工。老母亲不堪打击去世了，年迈的父亲也病重，沉重的经济压力让留守在家的曾红艳喘不过气来。无奈，她将自己的女儿和曾小可一起托付给西湖幼儿园园长孔湘敏，便跟着丈夫外出赚钱。

也就是那一段时间里，西湖幼儿园里来了好几名与曾小可有类似身世的“被留守”的孩子。

离去的妈妈“要离婚”

4年里，姨妈和表哥在找失去联系的越南表嫂，曾韬和曾红艳也没少寻找阿芬。

“最初还能打通电话，我求她回来，就当看在年幼孩子的份上。”曾红艳回忆，自己甚至承诺帮她减轻家庭负担，一起养孩子，但阿芬都不愿回家。

几次短暂的通话后，阿芬换了电话号码。为了寻亲，曾红艳和哥哥又到过阿芬越南的老家，但也是人去楼空。

曾韬很难接受自己被“骗婚”了。而曾红艳也很迷茫，他们都在想着该怎么给曾小可一个“交代”，毕竟“妈妈回娘家”的说辞是编造的。

还好，孩子现在再也不问这个问题。

曾红艳说：“到现在，孩子

门”。

“他特别聪明，知道我们不想告诉他妈妈的事，他就再也不问了。”照顾曾小可的三年多时间，让孔湘敏印象深刻。

自卑、不爱说话，是孔湘敏对曾小可的最初印象。其他小朋友都在一起嬉闹，他便躲在角落发呆。孔湘敏把曾小可带到其他孩子身边，孩子们却不愿意跟他玩。

后来，幼儿园来了几名跟曾小可身世很像的孩子，他们的母亲同样选择了默默离开。

慢慢地，曾小可和这几个孩子互相抱团成了朋友，这才开朗了一些。

为了让几个不能跟妈妈在一起的孩子感受到母爱，孔湘敏也想了不少办法。“过年过节，孩子都特别想家、想妈妈，我不忍看着他们坐在门口等待，就带着七八个孩子回我公公婆婆的老家。”

所以，当曾小可告诉孔湘敏“园长妈妈的家就是我的第二个家”时，孔湘敏心里五味杂陈。

都不知道自己的妈妈是越南人。我们不想让他知道这一切，更不想让他觉得自己有什么不同。”

终于，今年9月，曾韬突然收到了一个电话——“她要跟我离婚，可能是重新找了个好人家。”电话那头，妻子不忘告诫他：“不肯离婚，我就连孩子都给你带走。”

尽管如此，曾韬还是对妻子回家抱有一线希望。一方面，他拒绝了阿芬的离婚要求，另一方面，他更害怕阿芬真的会将孩子带走。挂了电话后，

他赶紧回了趟老家，一再拜托幼儿园的老师：“如果有外地口音的女人来看孩子，千万别开门，通知我！”

而在这通电话后，阿芬便又一次“消失”，再也联系不上了。

(下转 A07 版)

枣核桃

惊爆价 39元/斤

扫一扫 码上购